

⑦ 刊叢著名界世歌長

# 特岱法小

著 桑 · 治喬 · 法  
譯 伯 壽 文

行印社版出歌長

⑦ 刊叢著名界世歌長

# 特 岱 法 小

著 桑 治 喬 · 法  
譯 伯 壽 文

行印社版出歌長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12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長歌世界名著叢刊 ⑦

# 小法岱特

定價精裝本新台幣 八〇元

美金 三元

平裝本新台幣

出版者：長歌出版社

發行人：孟憲公

著作者：法·喬治·桑著

文壽伯譯

發行所：長歌出版社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1號11樓

電話：五五一九二九一一五

郵政劃撥帳號 105534 號

美國總代理：WAH KUE BOOK STORE

11 SAINT LOUIS ALLEY

SAN FRANCISCO, CALIF. 94133

香港總代理：南天書業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107至115號

印刷所：德皋印刷設計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89巷3弄2號二樓

本社常年法律顧問：藍廣元律師

台北市建國北路99號之2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初版

Published by Changko Publishing Co., Inc.  
Room A 11th Fl. Nanking Commercial Bldg.  
91, Sec. 3, Nanking East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談小法岱特

喬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原名 Amandine Aurore Dupin。她在我國廣有聲名，但翻譯過來的作品却奇少。她的文筆秀雅雄奇相雜，有詩的想像與預言的魔力；她的生活情調跟她的小說之情調一致，浪漫而多變化。崇尚自由戀愛，激情如火，寫婦人的神秘感，寫社會與人文主義的影響，是她所有小說的四大主題。有人含笑指出：喬治·桑小說的主角，都有她熱戀中的情人的影子。這個，我們讀 *Elle et lui* (1859) 時，蕭邦的影子就活靈活現，應該是一有力證據。

小法岱特(*La Petite Fadette*)是部田園小說，也是喬治·桑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主要情節是描寫一對學生子西爾維廼與朗德理相親相愛的戀態心理，以及他倆跟小法岱特的三角戀愛。弟弟勤奮向上，終於贏得美人的青睞；哥哥則意志消沈，向悲劇之運墮落。幸虧朗德理的未婚妻小法岱特的幫助，指點迷津，解除了西爾維廼心理與生理雙方面的魔障，終於離家投身軍旅。故事在喜劇的氣氛中結束。

本書譯者文壽伯先生，在歐美各國講學垂四十年。精通德、法、英、西、俄諸國語文，乃一學養湛深，譯筆老到的學人。今奮其退休餘年，為本社譯出「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小法岱特」等書，老當益壯，學以忘年的精神，實在獲得我們尊敬。「小法岱特」係從一九六八年 Calmann-Lévy 書局版譯出，特此附及。

編者謹識

民國六十五年  
四月二十一日



一  
哥斯村的巴爾波老爹的業務還不算壞，看他做了區裏的參議員便可以知道了。他耕種着兩塊土地，還加上生意的收益，便解決了全家人的衣食問題。他在草地上收穫滿車滿車的乾草，除了那些溪邊的草，有一些被蘆葦侵害以外，其他的草都是地方上著名的、公認為第一等品質的飼料。

巴爾波老爹的房子建築得很結實，屋頂上蓋着瓦，在一個有好空氣的山坡上面，連着一個有好出息的園子和六方丈①的葡萄地。還有，在他的倉庫後面展開一座漂亮的果園，我們鄉下人叫做『烏濕』②的，那裏出產李子、櫻桃、梨子和山梨等等，種類衆多，收成豐富。哪怕是他園邊的核桃樹，也是周圍兩里③以內最老的和最大的幾株。

巴爾波老爹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人，一點也不壞，不但對於他家裏的人很負責，就是對於

①方丈 (Journal) : 法國古代量地的單位，即是一人一天所能耕種的面積。

②烏濕 (Ouche) : 住宅旁邊肥美的果園。

③里 (lieu) : 一法里約合中國九里。

他的鄰居和同教區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公道的地方。

他已經有三個孩子了，可是巴爾波媽媽看見他們的財產還夠養活五個，而且以爲自己是上了年紀的女人，應該趕快生育；於是打定了主義，一胎便生了兩個漂亮的兒子。他們長得一模一樣，大家都辨別不出來，只要看他們一眼，便知道他們是一對雙生的兄弟；換句話說，就是一胎下地的，面貌一模一樣的學生兒。

當他們出生的時候，接生婆子沙歇特媽媽把他們包在她的圍裙裏面，在先下地的那一個的臂上她沒有忘記用她的針刺了一個小小的十字，她說：給他繫上一條緞帶或者帶上一串珠子都容易混淆起來，豈不使他失掉了做哥哥的權利。她又說等到孩子長大了的時候，還應當給他做一個擦不掉的記號；別人也這樣做了。先生的一個叫做西爾凡，爲着和做了他的代父①的大哥有些區別，不久便被人叫做西爾維迺；後生的一個叫做朗德理，他永久保存着他這個受洗禮時的名兒，因爲做了他的代父的叔叔，自小就被人叫做朗德理歇。

巴爾波老爹趕集回家的時候，看見搖籃裏有兩個小腦袋，免不了有些兒詫異。『好呀！好呀！』他說，『你看這個搖籃太小了。明天早上我要把它改大些才成。』他雖然沒有學過做木匠，却懂得一點兒木工的技術，家裏一半的傢具都是他自己做的。說完他不再詫異什麼了，便去看護他的妻子，使她喝了一大杯熱酒以後，她感覺舒適一些了。

他對她說道：『我的老婆，你的工作做得很好，給了我許多勇氣。我們並不十分需要孩子，現在又增加了兩個，需要養活他們，給他們東西吃；這便叫我一輩子種田地養牲畜，沒有偷懶的時候了。請放心，我會拼命工作的；可是下次不要給我一胎生三個，那就未免太多了。』

巴爾波媽媽哭起來了，使得巴爾波老爹很是難受。

『算了吧，算了吧，』他說道，『我的賢德的老婆，不要悲傷了。我說了那句話，並不是存心罵你，倒是存心感謝你，和你想的恰恰相反。這兩個孩子生得美麗，五官端正，身上沒有絲毫的缺陷，我真是很滿意的。』

『哎呀！天呀！』那女人說道，『老闆，②我知道你沒有存心罵我；可是我很耽心，因為人家說沒有比養育一對雙生子那樣更碰運氣，更艱難的事了。他們會互相損害的，總要當中的一個死了，另外的一個才活得起來。』

『真的！』老爹說道，『那是真話嗎？我呢，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雙生子，因為這是不

- ①代父（parrain）：小孩受洗禮時，給他取名字，並且代他的父母承擔他宗教教育的人。
- ②法國南方的鄉下女人是這樣稱呼她們的丈夫的。

常有的事。可是沙歇特媽媽在這裏，她在這方面知道的事情多，會把她的意見告訴我們的。』

沙歇特媽媽被叫來了，她回答道：

『相信我的話：這一對雙生子一定長得大，養得好，並不比別的孩子多病。我從事接生婆子這個職業已經有五十年了，我看見本區裏許許多多的孩子出生、長大和死亡。我接過雙生子，這也不算是第一次。先說，他們儘管生得一模一樣，一點兒也不妨礙他們的健康。有的雙生子，像貌完全不同，和你我的像貌不同一樣；常常碰見的是一个強壯，另外一個瘦弱，因此有一個活着，另外一個便死掉了；可是瞧瞧你們的這一對，他們都是一樣的漂亮，身體一樣的長得好，好像不是一胎生的。他們在母親的肚裏，不曾互相妨害，他們兩個都發育得好，不會使母親受痛苦，他們自己也沒有受痛苦。他們漂亮得出奇，我保管他們長大。巴爾波媽媽，安心吧。你望着他們一天天的長大，你一定快樂得很。如果他們繼續這樣一模一樣的長下去，只有你和天天看見他們的人，才能夠把他們分辨得出來；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相像的一對雙生子。這教人說是從一個蛋殼裏出來的兩個小鸛鵒；牠們是那樣的可愛，是那樣的相像，只有鸛鵒的母親才能辨認得出來哩。』

『好極了！』巴爾波老爹搔着腦門說道；『我聽人說起雙生子是相親相愛的，如果把他們分開，他們就活不下去，至少他們當中的一個是會憂傷憔悴，因此死亡的。』

『那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沙歇特媽媽說道，『但是請聽一個有經驗的女人告訴你們的話吧。不要忘記了這些話；因為你們的孩子長大到能夠離開你們，長大到獨立生活的年紀，也許那時候我不在世上了，不能來勸告你們了。將來這一對雙生子開始互相認識的時候，你們要當心，不要使他們時常在一起。把一個帶到工場上，留一個看守屋子。譬如叫一個去釣魚，就叫另一個去打獵；叫一個去牧羊，就叫另一個去放牛；給一個飲酒，便給另一個喝水；然後叫他們交換再做一番。不要同時一起責罵他們或者同時一起懲罰他們。不要他們穿着一樣的衣服；譬如一個戴着圓頂的帽子的時候，另外一個就戴着遮陽的便帽，特別是他們的工作衣服不要做成同樣的藍色。總之，就你們能夠想到的一切辦法，阻止他們互相混淆，不要他們養成了相依相傍的習慣。我向你們說的這一番話，我很害怕你們把它當做耳邊風；你們如果不照着我的話去做，有一天來到，你們會大大的懊悔的。』

沙歇特媽媽的話像金子一般的有價值，他們兩人都相信了，向她擔保照她的吩咐去做；並且在沙歇特媽媽臨走的時候，他們送了她一件很漂亮的禮物。她特別叮囑不要雙生子同吃一個人的奶；因此他們趕忙去雇請一個奶媽。

可是在本地方找來找去都找不着。巴爾波媽媽從前的孩子都是自己餵奶，可是這次却没有料到同時會生兩個，所以事先完全沒有準備。於是巴爾波老爹要到附近的地方，去找尋一

個奶媽；在沒有找來以前，做母親的不能讓她的孩子捱餓，所以她把奶水同時給了兩個孩子吃。

我們鄉里的人辦事情，很難爽快的作出決定，不管他們是怎樣有錢的人，總是喜歡講一講價的。大家都曉得巴爾波這家人是出得起錢的，並且還想到巴爾波媽媽已經不太年青了，不能同時餵兩個孩子的奶而不感到力竭的。因此巴爾波老爹能夠尋找着的奶媽都向他討價，每個月要十八個里弗爾<sup>①</sup>，竟至和向城裏的人家所討的價錢差不多了。

巴爾波老爹覺得這個價錢對於鄉下人說來是太貴了，他想只付出十二個到十五個里弗爾來。他四處訪問，討價還價，總是得不到結果。事情本來不需要這麼着急，因為兩個嬰兒還是那麼小，不會使母親疲勞，他們很健康、很安靜、兩個都不呱呱大叫，家裏只有養了一個孩子那樣多的麻煩事情。一個睡了的時候，另外一個也睡了。父親已經修理了那隻搖籃，當他們兩個一齊哭了的時候，有人把搖籃搖擺幾下，他們便同時都安靜了。

最後巴爾波老爹和一個奶媽講好了價錢，每個月十五個里弗爾爲着一百個蘇<sup>②</sup>的小賬還在爭執，於是他的老婆對他說道：

『嘿！老闆，我不了解爲什麼我們每年要去花費一百八十到兩百里弗爾，像鬧氣的老爺，鬧氣的太太一樣？難道我已經衰老了，不能餵養我的孩子嗎？況且我的奶水很多，兩個孩

子還吃不完哩。他們出世才一個月，我的兩個小寶貝，你看他們長得多胖呀！你要雇請墨樂德嫂子來餵養兩個孩兒當中的一個，其實她還沒有我一半的健康和強壯，她的奶已經有十八個月了，對於我們這樣幼小的嬰兒是不適宜的。沙歇特媽媽叫我們不要把同樣的奶去餵養雙生子，怕他們長大彼此太相愛了，她雖然真的那樣說過，但是她不是也說過，雙生子究竟不比普通的孩子一般強壯，應當兩個一樣的好好的照顧嗎？我寧願他們太相愛，不肯犧牲兩個當中的任何一個。況且，我們把哪一個交給奶媽餵呢？我老實對你說，不拘哪一個離開我，我都是一樣的傷心。我敢說我一向就愛我所有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我總覺得這一對是我手裏抱過的最可愛、最寶貝的兩個。我又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我時時刻刻怕把他們失掉。我的丈夫呀，我請求你，不要再打主意去找奶媽了；除了這件事情以外，其餘的一切事都照沙歇特媽媽的吩咐去做吧。你想吃奶的孩子怎樣知道愛得過火呢？到了他們分辨得出自己的手和腳的時候，我們早就給他們斷奶了。』

『我的老婆，你說的話是不錯的，』巴爾波老爹看見他的妻子果然氣色又好，身體又壯

①里弗爾 (livre) …法國古時貨幣。

②蘇 (Sou) …一個蘇是二十分之一法郎。

，是世上少見的，便回答她道，『可是，如果兩個孩兒漸漸肥胖，你的身子却漸漸衰弱起來，那怎麼辦呢？』

『不要怕，』巴爾波媽媽回答，『我像十五歲的時候一樣的能吃飯，如果有一天我感覺有些衰弱，我決定不隱瞞你，再叫你把這兩個可憐的孩子當中的一個送出門去，還來得及。』

巴爾波老爹讓步了，而且因爲他很願意節省一些不必要的開支。巴爾波媽媽養着她的雙生子既不抱怨，也不感到痛苦，並且她的體質這樣好，斷了奶以後兩年，她又生了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取名叫做娜勒特，也是由她親自餵養。但是這一次過分了一點，假使她纔生了第一個孩子的大女不常常來餵他妹妹的奶，以減輕她的負擔的話，她便會吃不消的。

就像這樣的，全家的小孩兒都長大起來，在陽光下遊戲着，小叔叔、小姑姑、帶着小姪兒、小姪女，分不出誰比誰更本分些或者誰比誰更吵鬧些。

這一對雙生子發育得很好，並不比別的孩子多病，他們的體質優良，長起來一帆風順，從來沒有像別的孩子那樣，不是牙齒有病，便是別的發育上出了岔子。

他們的頭髮是金黃色的，而且一輩子都是金黃色的。他們的面色很好，有一雙大的、藍色的眼睛，他們的肩膀的樣式很好，身材筆挺，比他們同年紀的孩子還要長得高些，胆量也要大些，附近的人經過哥斯村的時候，每個人都要停腳看看他們，讚嘆一番他們的相似，臨了，每一個人走開的時候，說道：『好一對漂亮的小傢伙。』

這樣使得這一對雙生子在很小的時候，便習慣了被人審視和詢問，所以長大了既不害羞，也不帶傻像。他們遇見了人並不扭扭捏捏，不像我們這裏一般的孩子那樣，看見生人就躲藏在矮樹的後面，他們總是挺着身子去接待向他們走來的人，總是老老實實的，回答別人的問題，既不低頭，也不等待人家再三盤問。起初，大家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分別，好像看見了一個雞蛋又一個雞蛋，一般相像。可是，大家仔細看了一刻鐘以後，才覺得朗德理要高一點兒、大一點兒、而且頭髮要密些多些、鼻子也要高些、眼睛也要靈些、額頭也要寬些，表現更有決斷的氣概，他的哥哥右邊的腮幫上有一顆痣，他也有一顆痣，却是長在左邊的腮幫上

的，他的痣比較顯著。本村的人把他們辨別得很清楚；不過總要細看一會兒才分得出來，在天快黑的時候，或者稍隔遠了一點的時候，差不多人人都會弄錯的。而且因為這對雙生子的聲音完全相同，他們分明曉得人家容易把他們弄錯，便索性胡亂答應姓名，不願意洩神去說破人家的誤會。連巴爾波老爹自己有時候都弄糊塗了。真是像沙歇特媽媽說過的話一樣，只有他們的母親才永遠不會弄錯的；不管在黑夜，或者在遠遠的地方，只要望見他們走過來，或是聽見他們說一句話，她總是辨別得清清楚楚的。

事實上，他們兩人的品質也差不多，朗德理比較他的哥哥要快樂些、勇敢些，可是西爾維迺却是很和藹、很聰明，所以旁人把他和他的弟弟一般的愛。人家想阻止他們在三個月之內不要太親熱了。在鄉間，用三個月的時間去考驗一件違背了習慣的事情，要算很長的時間了。後來，一方面大家沒有看見那樣做會產生什麼效果，另一方面教士先生說沙歇特媽媽是一個愛說廢話的婆子，而且說上帝在自然的法則中所造成的，不是人力能夠改變的。因此，巴爾波兩口兒漸漸的就把它們答應過沙歇特媽媽的話忘記掉了。他們第一次把雙生子的小兒衣服脫下，給他們穿上褲子，帶他們去望彌撒的時候，他們穿的衣服，是同樣的布做成的，因為這是他們的母親的一條裙子改做了兩套小衣服，而且裁剪的樣式也是相同的，因為鄉下的裁縫不會做出兩個樣子的衣服來的。

他們的年紀慢慢長大，大家才注意到他們對於顏色有共同的嗜好；在新年裏當他們的姑羅惹特要送給他們每個人一根領帶作爲禮物的時候，他們在把貨物駝在伯爾市的馬背上，沿門兜攬生意的小貨郎那裏，兩個人都選取了同樣的，丁香色的領帶。那姑姑問他們是不是打算永遠穿着得一樣？可是這對雙生子不仔細去追究這些；西爾維迺說那條領帶在小貨郎的貨袋裏顏色和花紋都是最美麗的，朗德理也跟着說別的領帶都很難看。

小貨郎微笑說道，『那嗎，我的馬的顏色，你們覺得怎麼樣？』

朗德理說，『很醜。牠像一隻老喜鵲。』

西爾維迺說道，『醜得很。那真是一隻沒有被人把毛拔好的喜鵲。』

『你看，』小貨郎帶着審判官的神氣對那姑姑說道，『這兩個孩子的眼光是一樣的。如果一個看見紅的是黃的，另外一個看見黃的就是紅的，我們不應該違反他們，有人說雙生子是一個圖型的兩個印本，如果我們去禁阻他們不要相同，他們就會變傻，不知道他們自己說出的話是什麼意思了。』

小貨郎那樣說，是因爲他的丁香色的領帶顏色很難看，他想一下就賣掉兩條是好運氣。從那個時候起，一切都是那樣了，這對雙生子穿得很相同，使得外人越來越弄不清楚，不知道是他們故意淘氣呢，或是真像教士所說的一樣，自然的法則是不可改變了，他們當中

有一個踏破了一隻木鞋的尖端的時候，另外一個很快的把他的一隻木鞋弄破，而且同是左脚的或者右脚的；他們當中有一個扯破了褂子或者帽子的時候，另外一個立刻也就把自己的扯破，裂痕相似得像是相同的一個意外所做成的。別人問他們是怎樣扯破了的，他們笑嘻嘻地、天真地、都表現一樣的態度，像是不知道原因的樣子。

他們長大一歲，感情更好一歲，這究竟是福還是禍呢？到了他們能夠懂得一點兒事體的年齡，他們以爲不能兩個當中單獨一個和別的孩子一起玩樂。巴爾波老爹曾經嘗試把一個留在他的身旁，叫另外一個留在他母親那裏，使他們整天都不得見面，他們兩個都不快活，愁容滿面，工作也懶得做了，使得大家都以爲他們生了病。等到夜晚他們再見面的時候，他們牽着手，到外面去散步，玩得很快活，甚至不願意回家來，因爲他們的父母使他們悲哀了一整天，他們有一點兒賭氣。從此以後，大家便不敢再叫他們分離，因爲我們須得承認他們的父親、母親、甚至叔叔、姑姑、哥哥、姐姐，對於這一對雙生子都很寶貝，甚至把寶貝變成溺愛了。個個人都稱贊這對雙生子，他們因此感到驕傲，實在也值得驕傲，因爲這一對孩子既不醜又不傻，更不兇惡。有時候巴爾波老爹有些就心，像這樣老在一起養成了習慣，將來長大了還分不開，那怎麼好。於是想起了沙歇特媽媽吩咐過的話，故意去戲弄他們，使他們互相妒嫉。如果他們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他扯着西爾維迺的耳朵，向朗德理說：『這一次